

小說月報叢刊第十八種

或人的悲哀（創作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The Sorrows of a Certain Youth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初版

此書
 有權
 作印
 翻印
 必究

（小說月報）或人的悲哀（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分 售 處	總 發 行 所	印 刷 所	發 行 者	編 輯 者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天津	天津	天津	天津	天津
保定	保定	保定	保定	保定
濟南	濟南	濟南	濟南	濟南
太原	太原	太原	太原	太原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寧波	寧波	寧波	寧波	寧波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嘉興	嘉興	嘉興	嘉興	嘉興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常州	常州	常州	常州	常州
無錫	無錫	無錫	無錫	無錫
鎮江	鎮江	鎮江	鎮江	鎮江
揚州	揚州	揚州	揚州	揚州
南通	南通	南通	南通	南通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寧波	寧波	寧波	寧波	寧波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嘉興	嘉興	嘉興	嘉興	嘉興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湖州
常州	常州	常州	常州	常州
無錫	無錫	無錫	無錫	無錫
鎮江	鎮江	鎮江	鎮江	鎮江
揚州	揚州	揚州	揚州	揚州
南通	南通	南通	南通	南通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蘇州

哀 悲 的 人 或

集 作 鮑

1924

目次

或人的悲哀	廬隱女士(一)
淡漠	西諦(二九)
六一姊	冰心女士(四七)
明日	趾青(五八)

或人的悲哀

應隱女士

親愛的朋友 K Y

我的病大約是沒有希望治好了！前天你走後，我獨自坐在窗前玫瑰花叢前面，那時太陽纔下山，餘輝還燦爛地射著我的眼睛。我心臟的跳躍很利害，我不敢多想甚麼，只是注意那玫瑰花，嬌豔的色采和清潤的香氣，這時風漸漸大了，於我的病體不能適宜，媛姊在門口招呼我進去呢。

我到了屋裏，仍舊坐在我天天坐著的那張軟布椅上，壁上的相片，一張張在我心幕上跳躍着，過去的一件一件事，也湧到我潔白的心幕上來，啊！K Y，已經過去的，是事情的形式，那深刻的，使人酸楚的味道，仍舊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滲在我的血液裏，回憶着便不免要飲泣！

第一次使我懺悔的事情，就是我們在紫藤花架下，那幾張石頭椅子上坐着，你和心印談人生究竟的問題，你那時很鄭重的說：『人生那里有究竟！一切的事情，都不過像演戲一般，誰不是塗着粉墨，戴着假面具上場呢？……』後來你又說：『梅生和昭仁他們一場定婚，又一場離婚的事情，簡直更是告訴我們說：人事是作戲，就是神聖的愛情，也是靠不住的，起初大家十分愛戀的定婚，後來大家又十分憎惡的離起婚來。一切的事情，都是靠不住的。』心印聽了你的話，她便決總的說：『我們遊戲人間吧！』我當時雖然沒有開口，給你們一種明白的表示，但是我心裏更決絕的，和心印一樣，要從此遊戲人間了！

從那天以後，我便完全改了我的態度，把從前冷靜考慮的心思，都收起來，只一味的放蕩着——好像沒有目的地的船，在海洋中飄泊，無論遇到怎麼大的難事，我總是任我那時情感的自然，喜怒笑罵都無忌憚了！

有一天晚上，我獨自坐在冷清清的書房裏，忽然張升送進一封信來，是叔和來的。他說：他現在很悶，要我這里談談，問我有工夫沒有？我那時毫不用考慮，就回了他一封說：『我正冷清得苦，你來很好！』不久叔和真來了，我們隨意的談話，竟錯磨了四點多鐘的光陰；後來他走了，我心裏忽然一動，我想今天晚上的事情，恐怕有些太欠考慮吧……但是已經過去了！況且我是遊戲人間呢！我轉念到這里，也就安貼了。

誰知自從這一天以後，叔和便天天寫信給我，起初不過談些學術上的問題，我也不以為奇，有來必回，最後他忽然來了一封信說：『我對於你實在是十三分的愛慕；現在我和吟雪的婚事，已經取消了，希望你不要使我失望！』

KY！別人不知道我的爲人，你總該知道呵！我生平最恨見異思遷的人，況且吟雪和我也有一面之緣，總算是朋友，誰能作此種不可思議的事呢？當時我就寫

了一封信，痛痛地拒絕他了。但是他仍然糾纏不清，常常以自殺來威脅我，使我膽弱的心靈，受了非常的打激！每天裏，寸腸九迴，既恨人生多罪惡！又悔自家太孟浪！噯！K！Y！我失眠的病，就因此而起了！現在更蔓延到心臟了！昨天醫生用聽筒聽了聽，他說很要小心，節慮少思，或者可以望好。噯！K！Y！這種種色色的事情，怎能使我
不
思
呢？

明天我打算搬到婦嬰醫院去，以後來信，就寄到那邊第二層樓十五號房間，寫得乏了再談吧！

你的朋友亞俠六月十日

親愛的K！Y！

我報告你一件很好的消息，我的心臟病，已漸漸好了，失眠也比從前減輕，從前每一天夜裏，至多祇睡到三四個鐘頭，就不能再睡了，現在居然能睡到六個鐘

頭，我自己真覺得歡喜，想你也一定要爲我額手稱賀！是不是？

我還告訴你一件事；這醫院裏有一個看護婦劉女士，是一個最篤信宗教的人，她每天從下午兩點鐘以後，便來看護我，她爲人十分和藹，她常常勸我信教；我起初很不以爲然，我想宗教的信仰，可以遮蔽真理的發現；不過現在我卻有些相信了！因爲我們乎知道真理是尋不到，不如暫且將此心寄託於宗教，或者在生的歲月裏，不至於過分的苦痛！

昨天夜裏，月色十分清明，我把屋裏的電燈擰滅了；看那皎潔的月光，慢慢透進我屋裏來，劉女士穿了一身白衣服，跪在床前低聲的禱祝，一種懇切的聲音，直透過我的耳膜，深深地侵進我的心田裏，我此時忽感一種不可思議的刺激，我覺得月光帶進神秘的色彩來，罩住了世界上的一切，我這時雖不敢確定宇宙間有神，然而我卻相信，在眼睛能看見的世界以外，一定還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了。

我這一夜，幾乎沒閉眼，怔怔想了一夜，第二天我的病症又添了！不過我這時徬徨的心神好像有了歸着，下午睡了一覺，現在已經覺得十分痊愈了！馬大夫也很奇怪我好得這麼快，他說若以此種比例推下去——沒有變動，再有三四天，便可出院了。

今天心印來看我一次，她近來顏色很不好，不知道有甚麼病，你有工夫可以去看看她，大約她現在徬徨歧路，必定很苦！

你昨天叫人送來的一束蘭花，今天還很有生氣，這時他正映着含笑的朝陽，更顯得精神百倍，我希望你前途的幸福也和這花一樣燦爛！再談，祝你康健！

亞俠七月六日

KY 吾友：

我現在真要預備到日本去找我的哥哥，因為我自從病後便不耐幽居，聽說

蓬萊的風景佳絕，我去散散心，大約病更可以除根了。

我希望你明天能來，因為我打算後天早車到天津，乘長沙丸東渡，在這里的朋友，除了你，和心印以外，還有文生，明天我們四個人，在我家裏暢敘一下罷！我這一走，大約總要半年纔能回來呢！

你明天來的時候，請你把昨天我叫人送給你看的那封心印的信帶了來，她那邊有一個問題——『名利的代價是什麼？』我當時心裏很煩，沒有詳細的回答她，打算明天見面時，我們四個人討論一個結果出來，不過這一個問題，又是和『人生究竟的問題』差不多，恐怕結果，又是悲的多，樂的少，唉，何苦呵！我們這些人，總是不能安於現在，求究竟——這於人類的思想，固然有進步，但是精神消磨得未免太多了……但望明天的討論可以得到意外的完滿就好了！

我現在屋子裏亂得不成樣子，箱子裏的東西亂七八糟堆了一床，我理得實

在心煩，所以跑到外書房裏來，給你們寫信，使我的眼睛不看見，心就不煩了！說到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了。

KY！你記得前些日子；我們看見一個盲詩人的作品，他說：『中午的太陽，把世界和世界的一切驚異，指示給人們，但是夜，卻把宇宙無數的星，無際限的空間，——全生活，廣大和驚異指示給人們。白晝指示給人們的，不過是人的世界，黑暗和污穢。夜卻能把無限的宇宙指示給人們，那里有美麗的女神，唱着甜美的歌，溫美的雲，織成潔白的地氈，星兒和月兒，圍隨着低低地唱，輕輕地舞。』這些美麗的東西，豈是我們眼睛所能領略得到的呢？KY！我寧願作一個瞎子呢！倘若我真是個瞎子，那些可厭的雜亂的東西，再不會到我心幕上來了。但是不幸，我實在不是個瞎子，我免不了要看世界上種種的罪惡的痕迹了！

任筆寫來，不知說些什麼，好了！別的話留着明天面談吧！

亞俠九月二日

KY
呵！

絲絲的細雨敲着窗子，密密的黑雲罩着天空，澎湃的波濤震動着船身，海天遼闊，四顧蒼茫，我已經在海裏過了一夜，這時正是開船的第二天早晨。

前夜，那所灰色牆的精緻小房子裏的四個人，握着手談着天何等的快樂？現在我是離你們一秒比一秒遠了！嘆爲什麼別離竟這樣苦呵！

我記得分別的那一天晚上，心印指着那遙迢的碧水說：『人生和水一樣的流動，歲月和水一樣的飛逝；水流過去了，不能再回來；歲月跑過去了，也不能再回來！希望亞俠不要和碧水時光一樣。』早去早回！啊！KY，這話真使我感動，我禁不住哭了！

你們送我上船，聽見汽笛嗚咽悲鳴着，你們便不忍再看我，忍着淚，急急轉過

頭走去了！我呢？怔立在甲板上；不住的對你們望，你們以為我看不見你們了，用手帕拭淚；偷眼往我這邊看，咳！K Y，這不過是小別，便這樣難堪！以後的事情，可以設想嗎？

『名利的代價是什麼？』心印的答案：是『愁苦勞碌。』你卻說：『是人生生命的波動；若果沒有這個波動，世界將呈一種不可思議的枯寂！』你們的話在我心裏起伏不定的浪頭，在我眼底；我是浮沉在這波動之上，我一生所得的代價，只是愁苦勞碌。咳！K Y！我心徬徨得很呵！往那條路上去呢？……我還是遊戲人間吧！

今天沒有什麼風浪，船很平穩，下午雨漸漸住了，露出流丹般的采霞，罩着炊煙般的軟霧；前面孤島隱約，彷彿一隻水鴉伏在那里。海水是深碧的；浪花湧起，好像田田荷叢中窺人的睡蓮。我坐在甲板上一張舊了的藤椅裏，看海潮浩浩蕩蕩，翻騰奔掀，心裏充滿了驚懼的茫然無主的情緒，人生的真象，大約就是如此了。

再有三天，就可到神戶；一星期後可到東京，到東京住什麼地方，現在還沒有定，不過你們的信，可寄到早稻田大學我哥哥那里好了。

我的失眠症，和心臟病，昨天夜裏又有些發作，大約是因為勞碌太過的緣故，今夜風平浪靜，當得一好睡！

現在已經黃昏了。海上的黃昏又是一番景象，海水被紅日映成紫色，波浪被餘輝射成銀花，光華燦爛，你若是到了這里，大約又要喜歡得手舞足蹈了！晚飯的鈴響了，我吃飯去，再談！

K Y 吾友——

亞俠九月五日

我到東京，不覺已經五天了。此地的人情風俗和祖國相差太遠了，他們的飲食，多喜生冷；他們的起居，都在席子上，和我們祖國從前席地而坐的習慣一樣，這

是進化呢？還是退化？最可厭的是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要脫了鞋子走路；這樣赤足的生活，真是不慣！滿街都是吱吱唧唧木屐的聲音，震得我頭疼。我現在厭煩東京的紛紛攪攪，和北京一樣浮光底下；所蓋的形形色色，也和北京一樣莫非凡是都會的地方都是罪惡薈萃之所嗎？真是煩煞人！

昨天下午我到東洋婦女和平會去，——正是他們開常會的時候，我因一個朋友的介紹，得與此會；我未到會以前，我理想中的會員們，精神的結晶，是純潔的，是熱誠的。及至到會以後，所看見的婦女，是滿面脂粉氣，貴族氏的夫人小姐；她們所說的和平，是片面的，就和那冒牌的共產主義者，只許我共他人之產，不許人共我的產一樣。KY這大約是：人世間必不可免的現象吧！

昨天回來以後，總念念不忘日間赴會的事，夜裏不得睡，失眠的病又引起了。今天心臟，覺得又在急速的跳，不過我所帶來的藥，還有許多，吃了一些，或毒不至

於再患。

今午吃完飯後，我跟着我哥哥，去見一位社會主義者，他住的地方，離東京很遠，要走一點半鐘。我們一點鐘，從東京出發，兩點半到那里，那地方很幽靜，四圍種着碧綠的樹木和菜蔬，他的屋子就在這萬綠叢中。我們剛到了他那門口，從他房子對面，那個小小草棚底下，走出兩個警察來，盤問我們住址、籍貫、姓名與這個社會主義者的關係。我當時見了這種情形，心裏實感一種非常的苦痛，我想這些，對各人階級和權利的自私之蟲，不知他們造了多少罪孽呢？KY啊！那時我的心血沸騰了！若果有手槍在手，我一定要把那幾個借強權干涉我神聖自由的惡賊的胸口，打穿了呢！

麻煩了半天，我們纔得進去，見着那位社會主義者；他的面貌很和善，但是眼神卻十分沈着。我見了他，我的心彷彿熱起來了！從前對於世界所抱的悲觀而醜